



# 冬天的味道

癌症一年多的公公在辗转上海多次，她力治疗后，还是走了。

我决定把一半的肉制成酱肉，也就是用酱油浸渍后晾晒而成，煮食甚至比腊肉更美味。童年时关于冬天的美好记忆不多，其中之一就是父亲从浙江老家回来，带回祖父制的酱肉，几挂细长条，正是身量高瘦的祖父的手作。偶尔蒸食一盘，其香绕梁，对那时的味蕾而言算人间至味了。有一回，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家中做客，父亲把最后的大半条酱肉蒸食上桌，那位伯伯豪爽地夹了一大筷子塞进嘴里，直夸好味！我的心难以言表。

虽然少时曾在祖父家度过若干个暑假，我与祖父仍是隔膜的。印象中，他好烟酒茶，白日除了吃饭，常在茶馆打发一天，傍晚时回，倒杯黄酒，慢慢啜饮半天。他有一双修长的手，会扎各种纸艺，做过一匹纸马给我。我对他的印象仅此而已。他患病后，我同母亲回浙江看望了他一次，没有待多久。临走时，他穿过小院送我们，嘱我们把腌好的酱肉带回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祖父。我的祖母是个头矮小的童养媳，盘着紧紧的发髻，眼窝微凹，她是浙江汤溪人，先于我祖父几年病逝。

我凭着一个好食者的感觉做酱肉，把肉置于一个带盖的大陶钵中，倒入老抽、生抽、一点蚝油、冰糖少许，一点白酒，撒些盐。盖上盖子，浸渍两夜，挂起晒制。

想起《上海文学》我多年前的责编金宇澄先生曾写过做酱肉的文，“到晒台上悬挂做成的酱肉，墙角落有冰，上海今冬第一次结冰。粘着花椒深褐色的猪腿肉，已经散发久违的酱香。过年有什么能去它去，年有什么能够留存下的，也许是酱肉。”文中还写到，听上海作家陈村聊，有一次面对万家放鞭炮的大年夜，他一时泪流满面——小民的愿望也许只有这些，祈望风调雨顺，知足平安。

做酱肉与酱肉，也属于小民的生活与满足吧。做好的酱肉第一次蒸食，儿子乎乎说好吃。我也觉得好吃，而且基本是童年祖父酱制的味道。平时我极少想起祖父，但每次吃酱肉，我必会想到他，想到童年时父亲蒸好的那盆其香绕梁的酱肉。

金宇澄先生文中说到的制法是用新

入冬，过了“大雪”节气后，先生有一次购回了七八条五花肉，沉沉的一大袋子。“腌腊肉”，他说。人冬制腊肉是本城风俗，几乎家家户户天冷后都要晾晒出腌腊品，腊肉尤多，可炒藜蒿——鄱阳湖的一种水草，或者冬笋、大蒜，都是冬令家常菜。

以往我们极少自己动手腌，因为家中老人会替我们腌好。先是婆婆，天冷后，她会腌好肉和香肠，给几个儿女家一人一份。香肠的配方中有白酒和胡椒，口味特别。9年前，婆婆病逝，于是公公接过这话，量不及之前多，每家儿女分一点，因听说吃腌制品不利健康——但还是要腌一些的，这似乎是入冬的仪式，是日子的一部分。

2017年11月，“小雪”节气那天，患



# 鸽子从祁连山飞来

鸟，飞近了又飞远。鸽群飞累了，落在稍远的房顶上，休息片刻又飞起来。我们到来之前，院子里空寂无人，这里是七队的队部，冬天无事人们去了城里。早听说人走后，各种鸟儿从祁连山飞来，代替人们守护家园。

二十天后，我们去军马二场的姑妈家，我提出要去看鸽子，所有人都说鸽子有什么好看的，结果去了瞪目结舌，这里的房顶上也是一片。大家半天才说，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鸽子，它们是从哪里来的？

姑父夏秋在七队干活，没注意到这里的鸽子，但他听说祁连山里有座鸽子山，有人无意中到过那里，漫山遍野都是鸽子。飞的飞，落的落，下蛋的下蛋，抱窝的抱窝。姑父又说，现在也飞到我们这里来了，鸽子多好啊，象征着和平、友谊、圣洁。

我们让姑父带我们去一趟鸽子山，姑父说他也不知道具体位置，反正就在

祁连山里。听说有人专门去过，但由于路远，到天黑也没有走到，只好回来了。再后来，开始保护祁连山生态，那里成为核心区，围了围栏禁止入内，人们再也不想进山的事了。

收割燕麦的时节人多，车辆机械也多起来，祁连山下到处是人。野生动物不惧怕人，却又与人保持着距离。豹鹿在燕麦墩墩间跑窜，狼群在山根子周围游荡，鹰飞远，又飞近。没几个人去注意这些，人们在急着收庄稼。动物和人一样聪明，啥时候该近，啥时候该远，它们随着人的活动或来或去。尽管鸽子不是候鸟，但如果环境过于吵闹，它们也会选择迁徙。只不过距离不远，从祁连山飞来，又飞进祁连山中，扇一下翅膀就到了。或者去了别的地方，人家的屋檐下，村子的老屋顶上，房后的山崖上，路边的树林里。

我问收燕麦的大嫂，看到鸽子了没

有，去年冬天落在房顶上的鸽子。大嫂说，回来收燕麦的时候没有看到，鸽子和人一样聪明，人走了它来，人来了它走，可能飞到村里去了。

我向机械修理厂走去。由于雨水多，瓦房屋顶上长出了野草，那也是鸽子过冬的粮食。我问修理机械的父子，你们见过鸽子吗？他们说，好像是有鸽子，但没注意去了哪里。他们问我，你找鸽子干什么？我说，我在做祁连山生态修复笔记，发现这里有鸽群，在做周期跟踪调查。他们说，你到陈窑看看，那里山多，鸽子也多。

陈窑是马营镇的一个村子，离这里十里之内。我顺着村村通的水泥路找鸽子，才发现山大地广，所有的耕地都种了燕麦。燕麦已经收割了，一溜一溜晾在地里，甜玉米的味道隐隐飘来。由此判断，这一带种的也是甜燕麦。甜燕麦有股甜玉米的味道，嚼起来甜甜的，深受牛羊喜爱，成了牧草中的香饽饽。牛羊在地边吃草，鸟儿在田间飞落，可能是鸽子，也可能是麻雀和布谷。

我一直走下去，走到马营镇上，路口停着进城的班车，我问一个乘班车的人，这里有鸽子吗？那人抬手一指，说，往里走，一路都是鸽子，彩鸟，野兔也很多。我往里走，向大自然走去。（吴莉）

# 做豆腐是个累活

时光荏苒，父亲的豆腐坊铭刻在我心底。每一次家人相聚，少不了做上一道家常菜——小葱炖豆腐。从约定，习惯成自然。“小葱炖豆腐，一清二白。”这是父亲的口头禅。

儿时生活在农村，那时的乡下人家经济比较拮据。父亲为了补贴家用，便利用家里的石磨和从外祖家学到的一些做豆腐的手艺，开了家豆腐坊。父亲聪明，反复摸索后，终于把豆腐做出来了。从那时起，父母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做豆腐，白天不耽误到地里干农活。

做豆腐是个累活，父母每天都起早，我们也没睡醒可睡，学校放假的时候要帮着家里做些家务。那一年，我约八九岁，常和我五岁的哥哥一起，到村里人家去卖豆腐。每次出发前，父亲都要称一下豆腐

的重量，交代我们卖给人家豆腐时要满斤足两。那阵，卖给村里人家豆腐是赊销的，只要将卖出的豆腐记在小本子上就可以了。一天，我们将豆腐卖完回家后，父亲接过小本，拨着算盘，一会儿就发现了问题。父亲板着脸问：“这里怎么多出四两豆腐呢？”见我们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便丢下手上忙着的活计，带着我们一家一家去核对，要把多出来的那几两豆腐还给人家。可是，走遍了整个村子，也未有一户说了豆腐。无奈之下，回到家，再一次听父亲严厉地训导。然后，父亲从我书包里翻出个作业本，撕下一张空白纸，让我们写一份道歉书。至今我还记得道歉书的大意：这天上门卖豆腐时，本店少了每户人家几钱（一斤为16两，一两为16钱）豆腐，在此表示歉意，恳请乡亲们原谅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。道歉书写好后，父亲认真地张贴在大门口醒目的地方，让人一眼就能看到，更是对我们的警示。

古老的村子，淳朴的民风，造就了父亲真诚、厚道的品德。父亲的豆腐坊，离不开购进大豆，卖出豆腐，杆秤是那时的计量器具。我家用的秤有3杆，大的长近2米，一次可称180多斤货物。短的2尺多，能称28斤的重量。长短杆秤，用于称村里人家送来做豆腐的黄豆重量，以及兑换豆腐时零星数量的大豆。那杆贱秤，专门用于称豆腐。为配置这三杆秤，父亲步行近20里山路，到一家享誉乡里的配秤行，特意定制。村里的人都说我家的秤毫厘不差，买我家的豆腐放心。那一次，我和哥哥帮父亲做豆腐，一同忙活到了日头下山。晚餐时，父亲特

# 故乡那条河

是从村子的老人嘴里得知，她是浊漳河的一条支流，最后汇入海河。

对于黄土高原而言，河流就意味着生机与活力。祖先们迁徙至此的时候，可能也是看中这里前有河水环绕，后有大山依靠。此地果真不负厚望，据县志记载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灾荒。听村里的老人说，即使最干旱的年份，村前的河流也没有断流，更有一处位于大山脚下名叫“石牛瓮”的水潭，始终滋润着这方大地。

上学前，我和父母一直住在村里。村前的河流，一年四季都展现着无穷的魅力，赋予我满满的童年回忆。三月，河水消融，河岸边盛开的野花，舒展着臂膀的杨柳，浅浅的河湾里游动的蝌蚪，跃出水面的小鱼，晶莹剔透的小虾，让人一看就是半天。夏季，河道是男孩们的天地。前脚答应着不去河里，后脚就将大人的叮嘱忘到了脑后，趁着

大人不注意，悄悄溜出家门，心急火燎地奔向小河，在河水里可劲地扑腾嬉戏，稚嫩的肩膀脖颈逐渐变得黝黑直至脱皮。秋天，河道旁沉甸甸的蔬菜瓜果令人回味，把已收获完毕的玉米秆一折拿在手里推着走，接触地面的一端敲击在地面上发出有节奏的“喀嗒”声，是农村娃们爱不释手的玩物。冬天河水上涨之后，河道成了溜冰场，坐在前拉后推的冰车里，可以滑很远，以至于鞋湿了，衣服湿了都不愿意回家，直到天完全黑下来，远处传来母亲的叫喊声……

结婚后，妻子时常说想回村里看看，那年我休假，终于如她所愿。母亲带着我和妻子来到老宅院，举目儿时生活的祖宅，墙面脱落，满地蒿草，一阵莫名的忧伤涌上心头。一天中午，妻子陪我来到了小河边。河水依旧淙淙，两岸的草木更加



# 开在窗上的花

岁末，收拾书房，从一本书中掉出了十几幅红艳艳、明晃晃的窗花，让我眼前一亮。看着那一幅幅精美的窗花，眼前不由地浮现出奶奶端坐在窗前，拿着剪刀剪窗花的情景，我似乎听到了“咔嚓咔嚓”的剪刀声，那是一种与岁月、时光有关的声响。

窗花实则应该叫剪纸，可是我更喜欢叫窗花，这个名字更美，更诗意。窗花是最具风情的民间装饰，也是我最美的童年记忆。每当岁末临近，老家屋子的窗上，总会贴上红红的各式图案的窗花。当我看着一张张普普通通的窗花，在奶奶的手中变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案时，我的心里既好奇又崇拜。它们像一朵朵花儿在绽放，像一只只蝴蝶振翅欲飞，给老旧的窗子增色不少，让家也焕然一新。一眼看过去，赏心悦目，美不胜收。

窗花是剪刀和手指共同编织的语言和童话。对于奶奶来说，剪窗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或者说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，就像是缝补衣服、晒制豆瓣酱一样，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，也是需要无比虔诚的。我最喜欢坐在奶奶的对面，凝神看着她一剪一剪地剪下去。在奶奶的手中，剪刀好像被赋予了魔力一般，像一个飞舞的精灵。

看着红色的纸屑如雪花般纷纷落下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。期待着，奶奶停止剪刀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？

奶奶喜欢剪繁杂的图案。一种是百花争艳，这样那样的花，在一起竞相开放。桃花、荷花、牡丹、菊花、梅花，它们超越季节的界限，一同出现了，花团锦簇，雍容华贵。一种是百鸟朝凤，或龙飞凤舞图案。无论是龙，还是凤，抑或是那一只只知名或不知名的鸟儿，都惟妙惟肖，形态逼真。我最喜欢龙凤呈祥图案，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喜气，也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向往。龙的胡须、爪子、鳞片，凤的凤冠、羽毛、凤尾，都轮廓清晰，似乎在下一个瞬间，它们就会活起来，就能翱翔于九天之上。

窗花也让许多姑娘们为之入迷。她们所剪的图案大都与生活息息相关，花

朵、牛羊、狗猫、老虎、兔子等，无一例外都变成了红色，都被赋予了喜庆的色彩。特别是在春节的前几天，她们变得忙碌起来，将那些精美的窗花贴在窗上，顿时，简陋的屋子、院子变得生动起来，日子也变得亮丽起来。

记得有一次去陕北，我看到了遍布黄土高原的窗花，它们是荒原上一道绝美的风景。家家户户的窗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窗花，绝对没有雷同。哪怕是一幅最简单的喜字，都各有千秋，各有韵味。

对于陕北的婆姨来说，一把剪刀，就是一个多姿多彩的“花花世界”。她们几乎能剪出存在于陕北的所有物象，看着那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窗花，就像是面对一幅幅或具体或抽象的大美画作，让人很难想象它们是出自一群整天与庄稼、泥土、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农人之手。或许她们的文化程度不高，可是她们的想象力却是无与伦比的。有时候，我不禁想，剪窗花是她们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，或者说是一种本能。

从陕北离开时，我带回了好多幅让人叹为观止的窗花。最心仪的是一棵高大茂盛的树，树枝丫丫蓬勃着无限生机，在那些枝丫上是一只又一只鸟儿，有的沉思，有的展翅，有的梳理羽毛，树底下是茂密的草，有兔子、山羊等动物，构成了一幅无比和谐的画面。当我第一眼看到它时，就不能自已地萌生了将它带回家的想法。

如今，剪纸的历史已经无从追溯，但肯定是古老的，它携带着祖先的优雅和美丽，代代相传，从一只手传递给另一只手。因为对窗花的喜爱，当听闻女儿所在的学校有剪纸选修课时，我便建议她选修。没想到女儿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剪纸，闲暇时，总会拿起剪刀，剪花，剪草，剪小动物。看着她脸上绽开的笑容，我也深感欣慰，快乐无比。

虽然时光在一天天老去，可是那些窗花却会长久地生长在我的记忆里，慢慢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根植于心灵的深处，如花一般，始终绽放，永远美丽。

（吕峰）

# 诗苑

## 雪多么安静

把落日和羊群赶进圈中  
雪就下来了  
白茫茫一片  
像一万头羊，在格丹东的荒原上  
吃草  
冰河有着亿万年的沉寂  
石头也是  
仿佛一尾鱼在时光里的转身  
只为了在松散的鳞片间  
刻录下蓝天之境中凝固的  
那一道  
温柔而凌厉的目光  
雪线之上，听闻不到  
流水、马蹄和星星坠落的  
声响  
天空只剩鹰隼的翅膀  
大地只剩  
一簇雪在另一簇雪的骨架旁  
匀净的呼吸  
（杨孟军）

## 灯绳

光线曾经如此稀罕  
暗夜里，一盏煤油灯  
点亮寒冷与孤寂  
当一根电线扯进低矮的院落  
一场大雪正纷纷落下

那时，父亲还那么年轻  
屋内唯一的光源掌握在他手中  
夜幕降临，15瓦的灯泡只亮了少顷  
炕头的他吧嗒一声拉下灯绳

我们的童年一下暗了起来  
只有满院的积雪，在窗外  
闪动几许银白  
（启子）

